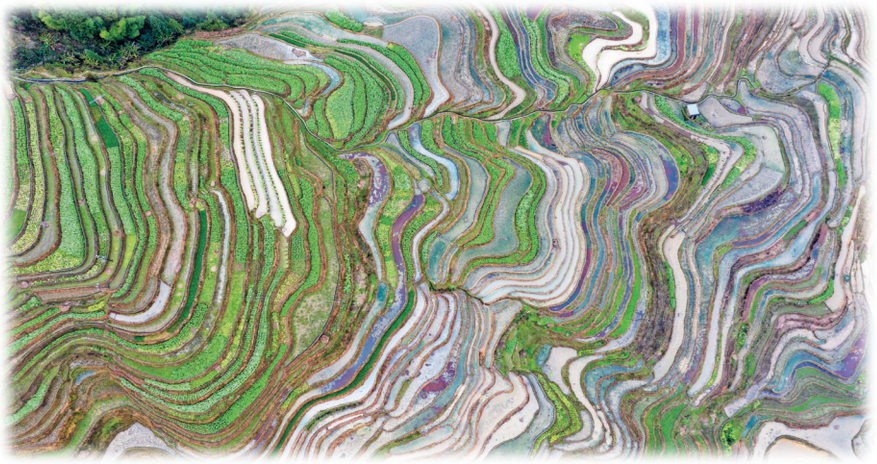
□ 吴德军

加榜梯田春之约



那晚,我仔细查看了加榜梯田景区的天气预报,发现加榜梯田次日预报为晴朗天气,这让我心中涌现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,迫切想要立刻启程,去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。当下,我便迫不及待地邀约了好友梁辉波和侄子吴胜华,商定次日清晨4点从从江县城出发。同时,还联系了刚边中心小学的老师罗京来,约好在刚边路口碰头,一同开启这场与加榜梯田的浪漫之约。

然而,翌日凌晨3点半,窗外嘀嗒嘀嗒的雨声,宛如轻柔却执着的闹钟,将我从甜美的睡梦中唤醒。心中虽掠过一丝懊恼,但随即被习惯的力量牵引,我再次打开了天气预报,眼前一亮,惊喜地发现加榜梯田在8点钟将迎来明媚的阳光。一念闪过:说不定这场雨能催生如梦似幻的云海日出呢!

这般想着,我赶忙拨通梁辉波老师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梁辉波声音带着几分惺忪与担忧:“贯洞这边下雨呢,看样子情况可能不太好啊。”

我连忙回应,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:“我还正盼着下雨呢,雨后的加榜梯田定有别样的风情,说不定能邂逅一场壮观的云海日出!”

刚挂掉电话,罗京来的微信也发了过来:“刚边也下雨,真担心不会出云海日出。”我回复他:“别担心,说不定会有惊喜。”

4点刚过,我们迎着黎明前的黑暗,从县城出发了。一路上,大家的目光几乎都黏在了手机屏幕上,不停地刷着天气预报,仿佛这样就能提前锁定那期待中的梦幻日出与云海。车子在蜿蜒的道路上疾驰,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满满的憧憬。

5点半,我们准时抵达刚边路口,准备与罗京来汇合。可当我们赶到时,罗京来还在从刚边乡赶来的路上。大约过了2分钟,只见一辆车快速驶来,正是罗京来。他行色匆匆,将车子停放在路口上面的一处观景台后,急忙拿上摄影包和脚架,便上了我们的车。或许是太过着急,他竟忘记关上前排的车窗。而这扇敞开的车窗,一直伴随我们到返程,所幸车内财物并未有任何损失。

我们乘坐梁辉波老师的车子,马不停蹄地驶向加榜梯田。一路上,雾气时不时地弥漫而来,给行程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。

6点钟,我们终于抵达加榜梯田一号观景台。眼前,层层叠叠的梯田在朦胧的雨幕中若隐若现,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每一层梯田都像是画家精心勾勒的笔触。远处的山峦宛如羞涩的少女,被一层轻纱般的雨雾轻轻遮掩,透出一种朦胧而神秘的气息,仿佛在低语着古老而悠长的传说。

天空中,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,丝丝凉意透过车窗缝隙钻进来,可那满心期待的大雾却并未如期而至。无奈之下,我们只好暂时躲进车里,静静等待。

时间悄然流逝,8点钟了,雨依旧下个不停。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,于是我们开车来到3号观景台的民宿吃早餐。

民宿里热闹非凡,住着几十位香港游客,他们也都早早起来用餐。老板娘见到我们,脸上立刻绽放出热情的笑容,她先抱歉地让我们稍等片刻,说要先给香港客人煮面条。

不多时,老板娘便手脚麻利地为我们每人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面条。正当我们欲掏腰包之时,老板娘却连连摆手,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诚恳地说:“梯田的美景还需你们多多传扬,让更多的客人慕名而来,一碗面条又算得了什么呢?”

吃完面条,我们走出民宿,发现雨渐渐停了,天空也透出一丝光亮,仿佛太阳正努力冲破云层的束缚。与此同时,轻纱般的雾气袅袅升起,在梯田上空悠然舞动。梯田中的水面宛如一面面明镜,将天空与山峦的倩影揽入怀中,微风轻拂,水面泛起层层涟漪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,美得令人心醉。

那些香港游客们瞬间兴奋起来,纷纷在观景台上拿出相机、手机,对着眼前的美景一阵猛拍,“咔咔咔”的快门声此起彼伏,还不时发出惊叹的尖叫声。

我也赶忙拿出无人机,迫不及待地让它翱翔在梯田上空,生怕错过任何一处美好的景致。从无人机的镜头俯瞰,梯田线条如诗如画,一级级宛如大自然精雕细琢的杰作,每一处都洋溢着大地的韵律与无尽的美感。

拍完3号观景台,我们意犹未尽,又转战1号观景台。尽管未能如愿邂逅那梦寐以求的极致美景,云海日出也未能亲眼目睹,但此行却收获了别样的感动与记忆。这一路的波折、等待,以及那一幅幅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的梯田画卷,都成为我们心中独特的记忆。

上午10点,太阳依然没有完全露出脸来,我们带着些许遗憾踏上了返程之路。梁辉波意犹未尽,还说着下次等天气好了,一定要再来赴这场与加榜梯田的未尽之约。

□ 吴子勇

四月,花期如潮

无需预设定期
在每一个四月里
纵然花期如潮
芳菲之下
走过的或未来的
且以温馨与淡然相送相迎
赠予一个满怀春季
如那不吝不啬之灼灼其华
与熠熠生辉

时间于岁月里累积
枝丫在寒风中毅然经历风雨
根蔓在黑暗中肆意无限生长
在时间之刻度里
有人踔厉奋发
激昂以进
有人背乡远行
努力拼搏
有人一路高歌
灿烂斐然
吾等皆在恭迎
一场关于花期如潮之际遇

□ 杨昌晋

咏柳

十里春风拂绿丝,
万绦柔影蘸清池。
归燕剪枝晴方好,
江南烟雨起相思。

□ 顾慧明

如果我写黔东南

如果我写黔东南,定要从一滴露水写起。当牛腿琴的颤音惊醒山涧,雷公山褶皱里的苗寨正被朝霞浸染。那些挂在吊脚楼廊下的蜡染布,像一帧帧未干的记忆,蓝靛的纹路里藏着蝴蝶妈妈诞下十二个太阳的传说。

我要把文字浸在都柳江的波光里。河滩上捣衣的侗女,发间银梳折射着六百年前的光,她们把糯米蒸熟又晾晒,让岁月在竹篾簸箕上结出糖霜。若是深冬经过肇兴,鼓楼火塘里煨着的油茶香会绊住旅人的脚步,老歌师用琵琶伴奏的《珠郎娘美》,让廊桥下的影子都生出缠绵的皱褶。

笔下要有绣娘指尖的银河。在施洞镇的某个窗棂前,八十岁的老阿婆仍在用破线绣复原先祖渡黄河时的星图。她把枫香染的土布绷成宇宙,让蝴蝶、蜈蚣、龙犬在经纬间复活。那些被拆分成三千六百针的图腾,是穿在身上的史书,每一针都刺破时空的茧。

必须留足笔墨给大地的指纹。当白鹭掠过加榜梯田的镜面,侗家汉子正把糯禾捆成高耸的禾晾。他们用木槌在田埂上敲打糍粑,糯米粘住阳光,也粘住了秦汉时期百越先民南迁时撒落的喘息。黄昏时分,梯田会变成液态的青铜器,倒映着斗牛场里沾满枫脂的火把。

还要再写一场流动的盛宴。苗年夜的芦笙踩堂震落屋檐霜花,长桌宴从寨门铺到山脚,酸汤鱼的雾气模糊了远客与归人的界限。当牛角杯碰响星辰,姑娘们唱起敬酒歌,连风雨桥上的石狮子都醉红了脸。火塘里爆开的松脂,替所有未说出口的乡愁按下指纹。

终章要落在滚动的火焰上。当榕江卷粉的香气漫过球场边线,侗族小伙染成金发的脑袋顶出决胜球时,那些从秦汉烽烟里奔袭而来的祖先,正在看台上用方言嘶吼得分——他们终于在这片土地上,找到了与未来接壤的破门角度。

如果我写黔东南,定会在这页稿纸上留一道缺口——让镇远古巷里的打更声漏进来,让芭沙汉子手中的镰刀割破暮色,让最后一个掌握树皮造纸术的老人,把构树皮的纤维悄悄织进结尾的句点。

□ 吴寿静

邂逅思州油菜花

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早一些,虽然是春寒料峭,但空气里早已悄悄弥漫了春意。抵制不了春天美好的诱惑,三月的周末,约上三五好友,沐着晨风,踏着春光欣然前往乡村,开始了思州近郊的踏青之旅……

走出喧嚣的闹市,沿着乡村公路的行驶约1小时来到注溪镇境内,透过车窗远远地就看到一片极为奇特的田野,它没有平常庄稼地那一望无垠的葱绿,却拥有漫天盖地的金黄。在这里,粗壮的油菜花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片片黄色的大花球熙熙相依,就像一个个快乐的农家女孩,手拉着手向人们露出笑脸,成千上万簇拥在一起享受春光,成块成亩地连成一片花的海洋,到处呈现激情澎湃、气势磅礴的景象。

有道是“好花留待踏青人”,摇下车窗,一阵清风吹来,一片油菜花微微弯了弯腰,便又立了起来,似乎在向我弯腰示礼。我欢喜地跑了过去,拥抱那一丛丛热情、美丽的油菜花。

步入田埂,徜徉于流金溢彩的天地里,看彩蝶翩翩起舞,听蜜蜂嘤嘤歌唱,深深呼吸一口空气,满是馨香的甜味儿,不经意地落满一身花蕊、一片清香。

在花海的后边,散落着几户农家,稀稀落落的几根歪斜木棍连成了篱笆,房子前面的竹竿上晾晒着红色的衣服,院子的两边盛开着大片的油菜花,一眼望不到边,一直蔓延远去……

让人不禁想到南宋诗人杨万里的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;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

如今,油菜花已成为吸引游客观光的最佳绿色资源,我知道的就有江西婺源、江苏兴化、云南罗平的油菜花海闻名遐迩。但我却独爱思州的油菜花,它没有名气,没有地位,几乎没有立足之地,却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,带着一颗对庄稼人的感恩之心,利用造物主赐予的一切,在平凡中不断超越自我,随意自如的挥洒风采,默默地奉献出自身的价值。这就好似人生,经常会遇到一些困扰和阻碍,倘若将其视为不断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,不断磨砺品格的利器,以一颗感恩之心视之,那么必将会从中收获到另外一番美景……

从南到北,油菜花的花期从1月到8月次第展开,好像在演绎阳光入射中国大地的角度,每年逐渐抬升又逐渐降落的周期性过程;也好像在表演地理学的“地带性理论”,不仅仅是纬度地带性,还有经度和海拔高度的地带性,在油菜花的分布中都可以看到。

油菜花朴实无华,以致众多的人无顾于它为春花的一簇。没有牡丹的富贵,不享梅花的赞誉,它拥有着自己的金色春天世界。如果把春天比作一位美丽的母亲,那么油菜花便是一个个娇俏的女孩。她们身着黄衫,美丽势不可挡,如花的笑靥与春的邂逅,是一场抵死的缠绵。

悬挂在西边天际的太阳,将云彩映照成橘红色,时而又掩映在云朵后面放射出美丽的霞光,和正在盛开时节的油菜花交替出现在视野,此情此景勾勒了一幅水墨思州画,它们衬托着青山、田野,天地和谐地浑为一体。

不经意的三月,我与思州的油菜花邂逅,如雨般的阳光倾泻,情醉芳菲。闻菜花絮语,静谧中,思念随风而至,我将一帘幽梦拾起,步履款款,顾盼生情,于潋滟的春波里沉溺……

清水江 刊头图 范诗杰 摄

□ 叠法·尚往笙

清明漫山红绿里

山路盘旋而上,车轮碾过枯叶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四月的雷公山笼在薄雾里,新发的嫩叶将山峦染成深浅不一的绿。摇下车窗,湿润的风裹挟着野樱的清香扑面而来,恍惚间又听见父亲用苗语哼唱的古歌,那支总在春耕时飘荡在梯田上的调子。

碑文上“徐大祥”三个汉字在晨露中泛着微光。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,曾在朝鲜的寒夜里用体温焐热钢轨螺栓。我抚摸碑身粗粝的花岗岩,指尖掠过“集体三等功”的刻痕,仿佛触到父亲军装口袋里的那枚奖章——那年他退伍返乡,用勋章换了三斤盐巴,在供销社的煤油灯下举办了与母亲蒲颂国的婚礼。

旧寨的青石台阶早已被蕨草覆盖,我们循着记忆的纹路向山腰攀行。金丝桃在腐殖土里探出明黄的花蕊,檵木的银须缀满碎石垒砌的田埂。母亲当年种下的那株野梨树,如今枝干虬结如苍龙,雪白的花瓣纷纷扬扬,落在青苔斑驳的墓碑上。父亲曾说,牂勾寨的泥土会记住所有耕耘的足迹。

山风掠过竹林,簌簌声里浮起母亲在田里捞浮萍的影像。她总在鸡鸣前就挑满一挑浮萍回到家里,煮熟了以后再添加些米糠,喂养两头肥猪,改善一家人的伙食。改革开放那年,母亲用攒了十年的布票换来解放鞋,踩着露水走三十里山路赶早集。凯里百货公司的台阶记得她肩头的扁担,草编的箩筐里,棉纱与希望一同生长。

半山腰的野樱桃开得正艳,嫣红的花瓣落进祭酒的土碗。满弟摆上父亲最爱的米酒,四叔妈将母亲绣的苗帕铺在供台。孙辈们用手机拍下碑前绽放的紫花地丁,镜头里九岁的曾孙女正用蜡笔临摹太爷爷的军功章。

“当年你爷爷在这里搭过守野猪的草棚。”我手指左边的山坳对孩子们说。那些用弹壳改装的煤油灯,那些在供销社柜台后摞成山的账簿,那些深夜里修补解放鞋的顶针,此刻都化作林间穿梭的鹧鸪啼鸣。五弟忽然哼起父亲教的军歌,沙哑的调子惊起一群白鹭,雪白的翅影掠过当年铁道兵扎营的山梁。

下山的路上,遇见几株新发的映山红。侄孙捡起折断的花枝,说要带回城里的阳台扦插。移民新寨的木房在山脚列队,小河流水折射着银光。回望云雾缭绕的祖坟,忽然懂得父亲执意归葬旧寨的深意——不是固守,而是让根系在故土深处继续延伸。正如两百年前客公劈开荆棘种下的那棵枫香树,年轮里藏着迁徙的密码。

暮色渐浓时,家族微信群陆续弹出各地孙辈祭扫的照片。北京的玉兰花,无锡的樱花,贵阳的垂丝海棠,屏幕上的姹紫嫣红与山间的野花遥相呼应。堂弟在视频里展示他养的两百只山羊,有的在吃草,有的在嬉戏。年轻的侄女刚通过公务员考试,朋友圈里晒着录取通知书与太奶奶的苗银项圈。

夜雨悄然而至,敲打着老屋新换的玻璃窗。供桌上的春兰静静绽放,幽香萦绕着父亲修补过的算盘,母亲用惯的秤砣。玄关处整齐摆放着六个儿子历年获得的奖状,金漆有些剥落,但“光荣之家”的匾额始终锃亮。雨声中,我似乎听见父亲在说:“苗家的银饰越擦越亮,徐家的故事要越讲越新。”

山岚漫过窗棂,将往事酿成清明的晨露。那些在战火中锻打的铁轨,在饥馑里生长的南瓜,在改革春潮中扬起的风帆,终将化作基因里的星光,照亮后来者攀登的路径。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,满山的映山红正在雨中舒展花瓣,像无数支永不熄灭的火炬。

□ 吴恒亮

诗意画中踏春行

清明节,心间那股对家乡炙热的眷恋,驱使我带着老伴张平梅,女儿吴丹,儿子吴顺、侄儿吴海波全家等,从凯里山城自驾车奔赴魂牵梦绕的天柱县远口镇黄田村。故乡的模样,在小时记忆的长河里从未忘记,那熟悉而可爱的土地,总是飞扬着昔日少年的笑语欢声。

早上8点,毛毛细雨洒在大地,正如诗人说的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我和老伴、儿女自驾小车,开启这场期待已久的踏春之旅。小车缓缓启动,沿着天柱、远口、黄田村庄目标驶去。

车子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,窗外的景色如幻灯片般迅速掠过。一路上,患病20多年的老伴非常高兴地说:“我看到了春天的美景,回到了我童年时美丽的故乡远口及黄田山村……”

一路上,家乡的侄儿多次打电话问我们到了哪里?他们在家中做好了丰盛的午餐,准备了祭拜先祖们的香纸和贡品,只待我们快速地回到他们身边。

经过近3小时的车程,我们到达了天柱县远口镇黄田山村,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儿童和少年,青年时就离开了这美丽的山村。

我的老家坐落在公路旁边,房屋前面是一条开往湖南会同县的柏油公路,公路旁边是一片田野,金黄的油菜花鲜艳夺目,微风吹拂,涌起层层金色的波浪。蜜蜂在花丛间忙碌穿梭,奏响一曲春天的乐章。老屋后面青山绿水,鸟语花香,好一派春天的美丽景色。

吃过午饭,稍作休息,侄儿们早已准备好锄头、镰刀和贡品,带领我们向山坡我父亲的墓地进发。一踏上杂草丛生、陡峭的山坡,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仿佛踏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仙境。

墓地在山腰处,青翠的竹林郁郁葱葱,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儿女们、侄儿们忙着给坟墓砍草,我在墓旁边回忆着父亲的一生,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,奋斗的一生,虽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,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教育着我们吃苦耐劳、与人为善的高贵品质,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。

来到我母亲的坟墓时,心情非常难过,母亲因病早逝。上世纪70年代初,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我家更是非常困难,无法送母亲去医治。那时我在部队服兵役,得知母亲去世后,匆匆从北京赶回家中尽孝,但母亲已安葬,却未封土,为的是等我回来再看看她老人家的遗容再封土……如今几十年过去,看到母亲的坟墓,仍然不由得伤心悲痛落泪。

扫墓完毕,我们全家十余人在墓碑前合影留念。

此次带着老伴、儿女们的踏春之行,尽到了尽孝、尽德的光荣传统,而且让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,领略了家乡的美景,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。尤其是我老伴平时很少饮酒,在晚宴席上,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,几次频频举杯邀请大家共饮…… 这份美好的记忆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,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。